

頤道堂文鈔

頤道堂文鈔卷八

小青墓誌

在昔燕歸紅線青山起玉女之墳鶴舞黃泉白石築瓊姬
之墓珠江瘞玉香生悉茗之花青塚留春綠徧卷施之草
紙醉金迷之地慣弔芳魂山溫水軟之區長埋玉骨如孤
山小青墓亦其一也小青姓馮氏名元元廣陵人也二分
明月解認前身一樹瓊花自憐小影淑妃芳姓熏鑪粉鏡
之妝蔣妹同鄉盤石金釵之曲生來識字已種愁根幼解
誦經聊叅慧業濟尼之言其智仙之寶筏歟錢塘馮生雲
將翩翩佳公子也居近斷橋門繫浮梅之檻墅鄰羸嶼家

餘快雪之堂慕桃葉之芳姿迎來畫櫺惜柳枝之弱態護
以雕闌無如妬婦津危夫人城逼明珠委地遭按劔以何
疑芳蘭當門必見鋤而始快因琳宮之問答託覺岸以慈
悲置之暗香疎影之中其心叵測藉爲折柳摧花之舉此
妬難療小青智慧人也心孤似月任蝕影於妖墓命薄於
花肯飄香於藩溷甘受三章之約永辭一面之緣證莫須
有以無從勸歸去來而不聽其心甚苦其情亦可憐矣楊
夫人者馮氏戚楊進士元蔭室也女宗習禮佳俠含光愛
謝女之詞章假甄家之筆硯憫茲羅刹欲渡慈航心憐紫
襍匪綠綠綺聞情氣激黃衫欲拯紅綃苦海小青貞烈人
也遠遼孤燈南樓味寂玉烟花蝶西閣酬愁故里迴帆難

爲朱萼娛親之計空門削髮易起瑤光奪壻之嫌甘爲霜
裏之幽蘭不作風中之弱絮其辭婉其心孤其行芳其志
決以視綺紈傳體縞練從人吁其遠已雅善丹青尤工詞
翰對佳山水輒以烟墨自娛賦小詩詞聊與泉石相賞生
前金石尙留報楊之書劫後檀旃賸有焚餘之草詢閨閣
中之羈人志士妾媵中之孽子孤臣矣或云人本子虛事
皆烏有豈知漢代班曹大家續史晉時王謝閨秀能詩女
子多才由來久矣况史稱絡秀之賢銘誌清娛之美汝南
灣上碧玉留名金谷園中綠珠殉節士之賢不肖不以貴
賤異女之賢不肖亦豈以嫡庶殊耶閨集謾聞晚年目論
虞山蒙叟之譌言不能不爲河東君責矣香月亭前歲寒

巖畔埋香瘞玉者二百年於茲矣孤嶼花香後湖水碧夢
證三生之石親題十字之碑鬱鬱長留期酹酒重三節後
珊珊何處待招魂第二圖中銘曰

雪耶月耶烟耶水耶靄靄暮雲亭亭朝霞明湖微波春山
落花素羽未來綠萼始華香土一坏曰玉鈎斜

紫湘誄

紫湘秣陵王氏女年十九歸余子裴之爲側室婉
嫕淑慎門無間言道光甲申七月四日以疾卒其
生平言行旣見於余室人所爲小傳矣余憫其有
柔嘉之德而早逝也爲此誄以哀之

嗚呼紫湘秉德淳貞淮水之秀鍾山之英嚙彼小星以事
君子大婦心怡高堂色喜吾家族大食指逾千同聲稱媿
惟爾之賢重親致歡善承色笑侍膳問安惟爾之孝佐饒
調藥以事小君夙興夜寐惟爾之勤言罔愆禮行知節性
無違夫子惟爾之敬姬侍備此令德克宜允宜獲福奚不
永年翦紙招魂采蘅設祭我作此辭潛焉出涕

孝女李錦姬碑

孝女姓李氏名錦姬字蓉仙錢塘人父名鳳翮字鳴翰母氏陳字蘭素余女弟也有一姊一妹一弟純孝性生痛母早亡撫弟侍父因病失聰遂矢不嫁弟病不治懼傷父心刲臂和藥卒以不治女心傷之病經年卒事聞於

朝道光五年

詔旌之曰孝女余爲撰碑立之葬所且勒銘焉

猗歟孝女湖山鍾英隴西之媛潁川之甥姊妹三人女居其次錦姬其名蓉仙其字幼秉至性痛母早亡哀慟欲殉聞者悽愴撫弟髻鬣負弟襁褓與姊扶持寒煥饑飽姊歸潁川宜其家人女任其劬獨嘗辛苦弟出就傳教以義方

父勞母逝涕於蒸嘗歲在丁丑七月之吉外大父母同庚
七秩遠來吳門高堂祝釐婉變依依喜極而悲癘疫侵之
勢將不起百計營治疾貽于耳女顏朝霞女心古水遂矢
不嫁學嬰兒子弟也遭疾醫禱不靈女也四顧盡傷我心
母之所遺父之所愛弟苟不治死生焉賴晝泣於堂夜禱
於天割其臂肉和藥以前爲弟曰愚爲親曰孝女心何知
白日謫嫡弟終不祿中心傷悲上侍道父強起自支女身
况瘁女心鬱結蘭隕其芳玉摧其潔嗚呼孝女令德孔彰
曰娘曰仙從余女行我憐汝孝尤哀汝誠因憶汝母潛焉
涕橫名重閭史哀感行路

九重明詔

旂曰孝女綽楔書之在河之滸湖上青山與此終古

金纖纖傳

金逸字纖纖吳人家竹士秀才室也數齡辨四聲讀書一過了上口能舉大義及長喜爲韻語綴五七字皆有遠致詩囊硯匣羅列鏡臺繡牀間嗜學耽吟出於天性竹士素以詩名吳中結襦之夕小婢以新婦命索催粧詩竹士刻燭半寸賦詩十章乞和成詞意兼勝賀客傳觀咸云勝竹士也錢唐袁太史寓金陵以詩文羅致後進少年爲詩者多宗之大家名媛亦多稱隨園弟子纖纖論詩極嚴於前輩罕心折竹士嘗問字太史之門以全集歸纖纖讀之謂竹士曰古人言詩原本忠愛卽性靈也而格律才藻經緯焉太史詩才情橫逸間有疵累然溫柔敦厚得詩人

之旨是妙解性靈者雖欲不在弟子之列不可得也因援
徐昭華于毛西河故事乞問字焉吳門故多閨秀纖纖與
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數人尤善一日邂逅虎邱坐劍池
石上縱談越絕書吳越春秋弔紫玉埋香之蹟雪夷光泛
舟之誣觀者異之嗜茗喜自煎每貯清泉水磁甕中以
石瓢漉至千數曰水性潤下非此則輕清之氣不升也善
奕與女兄兩人相對恒竟日不終一局有手批奕理指歸
一書同里吳玉松太史與同人爲詩酒之會竹士與焉蕙
暮以同人詩乞纖纖第甲乙並索和作而畱竹士不使歸
蓋座客疑捉刀也漏初下徧和諸作品題亦當始心折焉
初竹士嘗同夢至一境浪花無際樓臺隱烟靄中彷彿有

人告之曰此秋水渡也醒而憶秋水樓臺碧近天七字各
心異之歲甲寅纖纖病母家竹士日往視疾一日忽自歸
詢之曰儂殆不起矣儂昨夜夢女伴數人邀登一舟日俟
九日往秋水渡夢兆若此其能久乎閏十二月而卒則四
月二十九日也遺詩三百篇陳雪爾楊蕊淵李紉蘭三女
士爲刻於京師

爲湖女史沈采石畫理齋詩敘

昔人謂王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以寫輞川之圖雲
飛水走紀涓川之作麥秀桑稀詩壇挹其清華畫院播其
馨逸執林擷秀並擅爲難璇閣徵才兼長抑更妙矣采石
女史橋李名媛羞蘭季女模山範水畫學最深頌菊銘椒
詩才更勝葢染鉛華於魏國親承慈母之傳弄筆硯於甄
家兼得弟兄之益歸閩中曾笑崖主簿雙烟一氣同燕南
豐之瓣香比翼同聲共譜東陽之八詠緣深匏爵奏壘會
之靈簫家近武彝聽幔亭之仙樂中間以令弟西雍刺史
出宰雒臯畫舫曾移板輿並侍丹青所被珠玉同輝宮婉
蘭翦綵之屏董小宛貼梅之扇方之蔑矣比以僑居吳下

以畫理齋詩集乞敘於余余花國三生香籤萬首嬋娟金粉夙有會心閨閣丹青畧可屈指金雲門之金碧樓臺則李昭道趙伯駒也汪沅蘭之綺羅人物則董叔達劉松年也屈宛仙之白描黃蘭姬之水墨則李龍眠趙子固也孫碧梧廖繼雲駱佩香陸小蘭錢九英王玳梁張筠如補雲王梅卿顧曉芳胡智珠吳飛卿之寫生則滕昌祐黃伯鸞也至接武荆關追蹤韋柳烟毫旣潤彤管尤工女史有兼擅焉其謀篇也如其落墨其磨韻也如其摹古其琢句也如其用敍其選詞也如其傳色離詩論畫其黃皆令乎離畫論詩其卞篆生乎鳴環動佩人言當世之令嫺石色雲峯我謂閨中之摩詰

胡智珠女史抱月詩序

九峯黛影遙對蛾眉三泖鏡波靜臨蟬髻泐華亭之麗質
仙是凌華本月裏之素娥樓還抱月青琴三尺和鸞鳳以
寫音斑竹一牀幻雲霞而成色援琴之妙齊逸響於暗香
作畫之工拓澹痕於墨竹閨中之秀斯爲賢已若其織錦
名篇聯珠綴集四句金剛之偈七言柏梁之詩莫不慧吐
靈心絲抽妙緒笙囊簫局艷入新銘眉匠髻師文迴佳詠
禮黛神而作誦罪香母以奏烟並宜采入玉臺珍之蘭畹
僕攀芳江表擷秀雲間歸珮珊詞宗擅勝吟詠尤工廖纖
雲畫院名家題篇更富合之兩美不媿三家茲者梁孟移
居同寄賃春之廡文簫偕隱別開寫韻之軒貽我新編屬

爲曄引如聞法曲絃桐與冰雪同清疑入廣寒霓羽偕風
雲並遠媿非劉柳未聆道韞之清譚倘過小蒸還訪仲姬
之故宅

乞曹墨琴夫人書雪鴻小影詩啟

昔元常得書法於邕女逸少受筆陣於矩妻翰墨之事其
必於閨閣乎墨琴夫人海內書家吳中名媛最工寫韻其
采鸞於文簫乎妙解揮毫其鷗波於松雪乎某昔游京輦
曾仿烏絲近客吳門屢觀翠墨長洲女士李晨蘭集古今
閨閣書爲簪花閣帖 國朝女士首及尊書惜未登紫石
耳閒試金壺表聖初成廿四品待鐫玉版洛神乞寫十三
行

阮梅叔珠湖草堂詩序

幾社之湖有異珠焉風雨之夜其光奪月余師阮雲臺宮保及其介弟梅叔舊居在焉所謂珠湖草堂是也師以德行經濟封疆勛業見重朝野而經學之外尤以詩鳴初集曰琅嬛仙館集續集曰文選樓集琅嬛仙館藏書地也文選樓在揚州舊城隋曹憲及其弟子注文選處師新居及家廟所在也而梅叔之詩則以珠湖草堂名之有懷舊居述祖德之意焉余官江南垂二十年往來暨社者不下數十次未見珠也見梅叔之詩如見珠焉余嘗官寶山又官崇明寶山近吳淞地濱海崇明古瀛洲四面皆海有異珠焉兩處皆得見之色甚赤可燭霄漢往來熠燿不定蓋海

中有巨蜃蜃巨故珠巨光亦異也尊鄉贊筆載乾隆中八龍取之不得一龍被囓而遁吐光之地沙輒漲成沃土今之洲皆所吐也余擬建蜃姥祠以酬其功未竟而歸惜未與梅叔一玩其光不知與甓社何如耳梅叔居揚州主持風雅而師秉節鉞粵東西者將近十稔粵古稱珠江珠江有珠與否不可知其名相似得毋動彭城風雨之思耶至梅叔詩境之妙則好語如珠每一微噦不啻大珠小珠落玉盤也山谷贈孫莘老詩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者更爲梅叔誦之

張生高鏞遺詩序

壬午冬余兼攝南掣丞篆駐真州濬河於張君石樵案頭
見其弟子張生高鏞詩賦卷清華朗潤未易才也旣而厯
其尊人平階通達誠篤浚河之役多所勛助心甚契之今
年春高鏞應郡縣試名列前茅意謂卽可獲隄且冀其聯
翩直上也五月間得石樵書云高鏞以驟病某日死矣玉
樹深埋爲之嗚嗚者累日旣聞其聘室吳守志來歸愀然
敬之今石樵寄書言友人輯其遺稿將付剞劂乞余一言
爲序余謂子安能賦昌谷工詩皆不永年而至今其名不
泯沒者豈不以文字哉至吳以弱女子青年矢志尤爲古
今所難觀會余友王柳村徵君季女許真州陳氏子未婚

守志亦將歸陳何廣陵奇女子之多也因連類而誌之並
爲之詠柏舟焉是爲序

葛蓬山蕉夢詞敘

詞家之軌南宋爲宗南宋之詞吾杭最盛蓋自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已多曉風殘月之篇不乏衰草微雲之作況乎
鷺嶺烟霞鳳巖宮闕名流所聚嘯詠爲多暗香疎影石帚
播其新聲舊月新愁蘆洲紆其逸致吳君特清華之館周
美成顧曲之堂莫不家握金荃人懷蘭畹倚聲之學吁其
至矣泊乎碧山繼聲玉田按譜虞道園學古之作張伯雨
貞居之篇薩雁門瓢笠游蹤頻題酒肆貫酸齋湖山佳趣
閒臥僧廬詞苑所編亦其次也 國朝以來樊榭清真獨
標宗旨南湖花隱遠過長蘆近日則謝庵吏部託興微波
穀人祭酒獨涵正味三家並立未之或先曩在都下與張

臯聞太史楊蓉裳農部論詞太史曰詞境甚仄詞律宜嚴
率爾操觚者乃詩人之餘事非詞家之正聲也農部曰人
知詩品宜高不知詞更宜高人知詩品宜潔不知詞更宜
潔北宋不若南宋周秦不及姜張此中消息微茫非會心
人未易領取余曩有玉笙小譜西溪漁唱二種頗師白石
兼仿夢窗每憶兩君所言輒覺吾斯未信葛君蓬山稚川
後人錢唐詞客以所撰夢蕉詞索序於余詞韻之精詞律
之細戈君順卿言之詳矣其清麗俊邁又能不失前輩之
正軌柳金梨雪劉龍洲之豪邁也翦水帷雲左筠庵之豔
情也余仙夢海瓊香憐漱玉花簪兩髻訪三影之舊廬酒
載雙鬟按九成之新譜因君才語感我閒情此間月旦合

在吳門七子之間他日風行待續浙水六家之選

王仲瞿墓誌

君諱曇字仲瞿浙江秀水人邑有瓶山因以瓶山自號乾隆甲寅舉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家素封以購書耗其貲讀一過卽隨手散棄性慷慨好奇計每發一論出人意外表卽營一器製一衣必別出新意所爲詩文不循恒蹊海內識與不識皆曰奇才好談經濟尤喜論兵嘉慶初川楚不靖總憲雲間吳公君座主也倚某相國相國怙勢敗懼罪及因薦君知兵以不經語入奏冀以微罪避位非愛君也

睿皇帝燭其情罷吳公官而君不問然自是場屋中相戒不錄君文君文奇麗易識別君亦自悔改名於禮部曰良

士不錄如故九上春官不得志則好奇之累也則有才而不自晦其才之累也以嘉慶丙子秋卒於錢塘西馬塍之紅柏山莊君性豪逸嘗於除夕攜眷屬泛舟皋亭梅花下度歲又嘗建琵琶館於吳門延海內善彈者品其高下其逸事大率類此道光乙酉子人樹爲卜葬嘉興祖塋之次以原配朱繼配金人樹生母錢祔朱名櫛香嘉興人金名禮羸字雲門山陰人工繪事朱之繡佛樓圖金所繪也錢名婉常熟人君所著烟霞萬古樓詩文集蒙古法式善與舒位孫原湘稱曰三君

銘曰生才不恒尤難者奇奇才至君而塞如斯天限之耶人爲之耶不善用之以至斯耶聖賢中庸豪傑韜晦千古

才士若君幾輩葬君先塚鴛湖之濱後有作者視此刻文

顧母蕭宜人傳

宜人姓蕭氏太倉人戶部員外郎顧君王霖之室茂才登
衍晞元之母也嘉慶戊辰余始識蕭君樊村於吳淞官舍
宜人從弟也嗣余歸吳門樊村館余蘭臺聚齋者十一年
爲余子裴之授經晞元來省其身並問業恒宿齋中儒雅
溫克望而知爲王謝子弟樊村爲余言戶部君中道先逝
晞元兄弟咸秉母教讀書自立因得悉宜人孝慈淑慎之
行戊寅秋樊村卒於家登衍兄弟經紀其喪道光壬午晞
元館余江都官舍爲余課諸姪及孫所夕相聚所學視昔
有進嘗手校戶部君遺詩補誤行狀輒流涕言宜人教因
言壽日不御觴不信浮屠教其他懿行多類是登衍知醫

宜人有疾躬自省視故晞元得安心就館余家乙酉三月
晞元恒心悸有嘔指心痛之威乃歸省宜人脾洩方止謂
晞元曰吾不意及見汝歸也心訝不祥而不敢言旋促赴
館晞元遷延不卽赴輒盛氣待之若不可終日者家人疑
以言餽之始言是兒至性甚於乃兄吾恐病不起渠親侍
目擊哀痛過甚不可支耳其慈愛用意之深若此昔南齊
劉瓛劉璉兄弟事親至孝瓛尤篤摯母孔氏曰阿稱便是
今世曾子若登衍兄弟者視瓛璉何多讓焉宜人之慈愛
亦豈尋常賢母哉以六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七孫二人
孫女二人登衍兄弟以書來告哀乞爲立傳按狀宜人七
歲喪父盡哀盡禮在室以賢孝稱及來歸戶部君方應童

子試家計蕭然宜人以十指佐饔飧無間寒暑及登第官
京朝宜人里居養親連遭翁姑之喪竭力經營附身附棺
勿之有悔戶部君聞訃星奔以哀毀致疾卒宜人茹痛撫
孤咸俾成立旣授室先後喪婦俱復爲續娶搯井曰躬紡
績率子婦以勤儉治家者數十年如一日嗚呼可謂賢矣
因詮次之以待採風者錄焉

王井未傳

君姓王氏諱嘉祿字綏之有文在手曰井又字井未明大學士文恪公之後自洞庭東山遷居長洲曾祖世珙乾隆丁卯舉人歙縣宣城縣教諭祖寅熙太學生以長子芑孫官華亭教諭封文林郎次子翼孫官湖北襄陽縣呂堰驛巡檢殉枝江逆民之難世襲雲騎尉封武德騎尉父芑孫乾隆戊申應天津 召試

欽賜舉人官華亭縣教諭國子監典簿以文章名海內著淵雅堂詩文集世所稱鐵夫先生者是也生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嗣翼孫後蔭雲騎尉君其季也幼慧讀書過目成誦九歲能文章十一歲能詩賦典簿君以詩文見重當世

自王侯公卿及文苑前輩咸通編紵之契高軒枉過君輒
隨典簿君肅客末座酬對多出人意表見者無不傾倒稱
小友折輩行與交年十四應童子試東武劉信芳先生督
學江南見君詩賦擊節歎賞遂入彀補長洲縣學博士弟
子員嗣知爲典簿君之子每謂人曰名父之子固應名下
無虛他日必以文章名世科第不足以限也吳下多才俊
之士徐氏鷗隱園在城西隅中有廣榭曰清華池館饒水
花林木之勝君與朱西生沈閨生潘功甫吳清如彭詠莪
韋君繡諸人結社賦詩余目之曰吳門七子君才力英銳
盈篇累幅下筆不能自休每一雅集或數題或數十題君
必全作之以壓倒元白爲快同人論君與西生二人詩曰

昔趙秋谷評竹垞漁洋曰朱貪多王愛好今當云朱愛好
王貪多矣聞者以爲知言葢西生詩筆簡要與君各擅勝
場也嗣是後七子續七子中如陸東蘿孫子和曹稼山皆
未易才亦皆於君無異詞予初見君詩於董琴南琢卿兄
弟處激賞之旣與予子裴之交嘗過予予因得盡讀君詩
嘉慶甲戌歲大旱赤地千里地毳天魃訛言繁興君輒以
詩記之瑰奇怪偉絕似盧仝月蝕昌黎陸渾山火詩閱者
驚怪君以折衷於予余語之曰此杜少陵留花門塞蘆子
元次山春陵行之遺也白香山編詩以秦中吟列諸諷諭
卽是此意詩人忠愛以溫柔敦厚出之當更有進他日必
掩吾名僕不能不學衛茂漪之論王逸少矣君益自喜凡

高山深林荒陵古寺驚濤驟雨名花佳月朋友之聚散骨肉之離合無一不發之於詩稱意而言肖象而構其綺麗則月明華屋畫橋碧陰也其高古則太華夜碧人間清鐘也其典雅則玉壺買春賞雨茅屋也而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豪放之境則又君所獨得蓋詩人之雄矣余見友人詩佳者輒手錄之題曰清華錄錄君佳句尤多如松陰漏斜日潭水上空煙闌干明雪色樓閣畫松陰江國連天樹梁園滿地花數峯暝翠煙中合萬樹秋陰海上寒愁生夜雨初來雁夢斷秋山欲曉鐘紅燭江樓收夜笛綠楊城郭頂秋潮燭光照夜花疑晝蟲語鳴春月亦秋如是者數十聯君過余輒覽此卷坐盤石上冥心默

誦若別有會心者蓋此中甘苦自喻深以余之挾摘爲知已也余嘗以詩屬君品題君曰萬花樓閣黼帳高懸中有天人五銖珊珊此碧城仙館之詩也若頤道堂詩選則建章宮闕匠心而營華嚴樓臺彈指卽現長篇歌行頡頏婁東五律近番禺七律兼虞山宣城之長同輩中尤近夢餘鐵雲學今人而至古人者君之詩也以此知人才不分今古也方之古人則嘉州丁卯庶幾近似余笑而頷之君友趙君函曹君楫堅皆字良甫所稱平良仄良也咸以君論爲允當嘉慶戊寅冬余攝琴河篆君偕西生閩生清如君繡從予遊登虞山望滄海訪河東君墓題名劒門石上道光紀元余官江都南豐曾賓谷先生君之師也於君有國

士之目治兩淮。嗟政招君入幕。君迎太夫人以道遠不至。乃攜繼室曹夫人來揚州。揚州古佳麗地。珠簾明月。文人才子多豔稱之。君所作蕃釐觀玉鉤斜諸詩。同人咸爲擲筆。又好爲樊川花月之遊。余規之曰。唐代詩人獨杜牧之有傳所作罪言。原十六衛諸篇。得賈生治安之意。而世獨稱其江湖載酒。以求附於牧之。當非牧之所樂聞也。君勿誤信古人以自誤也。君甚韙之。余嘗讌客玉樹堂。君座間爲余撰秣陵集駢體敘。援筆立就。纏纏千言。坐客環視歎羨。阮君梅未當衆誦之。至李供奉脫裘換酒。百年三萬六千場。杜司勳蠅屐尋詩。南朝四百八十寺。擊節曰。李嶠眞才子也。其爲君浮一大白。比之王子安。滕王閣序焉。今年

春余以公事重至揚州寓阮氏琅嬛仙館君朝夕過從夜
分翦燭坐文選樓下有所作就余商榷余見君所居湫隘
言之齷使齷使開玉局以館之先是齷使官兩淮都轉十
餘年開題襟館以待海內能詩之士比年以齷務積疲非
曩日殷賑可比幕中僅三五舊雨并未以慘綠少年廁其
間而聲望同於昔日豈不以文章之士之足重哉秋八月
挈眷回吳門省覲太夫人一再過余意若喑喑不自得者
旣而患店店止復得醒疾胸膈痛不止醫言結胸予視之
按之以手不拒而柔蓋虛結非實結也屬醫者兼用參芪
以理其氣而已無及遂於九月初七日卒於芳草堂之舊
居年二十有八耳昔李長吉之卒也年二十七自言玉樓

新宮成上帝使緋衣人駕赤虬召使爲記天上差樂不苦
豈不以阿嬭在託言以紆堂上之哀思耶君之卒也太夫
人方在堂繼室年甫二十三無子兩兄亦無子仲兄嘉福
方奉大府檄治臬淮南支持醫藥及身後事僅長兄嘉祥
一人則君無言之隱更不知若何哀痛也君狀貌短小面
瘠而鰲兩臂有長毫數十莖性跳盪車服都雅喜作北語
以河朔少年自豪乍見之不知爲吳人也與人交直諒無
面諛臧否人物論人詩文不少假借不識君者恒不滿君
傲忽之恨同於昌谷下筆敏速嘗爲余題碧城仙夢雪鴻
小影及頤道堂集題詞七律三十餘首刻日而成以精楷
書烏絲箋觀者嘆其精絕蓋君母曹墨琴夫人善晉人書

君書法得母氏指授若管道昇之於仲穆也君詩初學漢魏尤嗜明七子及見余李空同論初亦與余斷斷相論難繼漸捐弃故技於前輩中仲則雅存鐵雲頻迦及余詩皆有評本以余前論爲不誣余嘗論百家之技皆有軟手硬手之分而硬手往往不敵軟手以拳師論硬手遇軟手無不摧敗此卽柔能勝剛之義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乃可貴也作詩之道亦如是也君尤佩服斯言恒以自箴論君詩者比之前明徐昌穀君之辦香尤在仲則平心論之視昌穀才力較大視仲則則節和而色麗矣先娶黃氏字壽玉比部堯圃女比部藏宋板書最富壽玉盡能讀之並能道宋葉與今本異同婚一年卒君賦悼亡詩百篇寫眉奩殘

月圖以寄哀思繼娶曹字小琴善書墨琴夫人弟梧岡女姪其從姑者也君遺詩嗣雅堂初二集若干卷桐月修簫譜詞若干卷君旋吳門日詩稿留揚州屬友人毛君生甫蔣君澹懷評閱予貽書騎尉就近檢視將請於臈使約同人校定刊行俾與昌穀仲則並傳焉

外史氏曰天之生才不數生異才尤不數旣生之矣不假以年不優以遇恒使之抑塞夭折以死如昌穀仲則皆是然視井叔猶過之名位亦少勝焉余於井叔嘗有敬禮定文之託而井叔身後之文乃予爲之操管悲夫

洞庭東山徐氏墓圖記

洞庭東山之長圻能仁寺左有佳城焉岡環岫複林木深蔚則徐氏五世墓道也徐氏有隱君子曰士哲介余甥葉子茗生以墓圖屬余爲記按圖則近北而居中最上者高祖頌庵伯曾祖玉山硯江墓也近東而稍次者曾祖述堂祖

欽旌孝子漱坡叔祖溟舟墓也其少下者再從伯象賢廢揚兄士案士寧墓也近西而又次者從伯曾祖繪亭從叔祖易園聘侯墓又西者從叔祖信齋曜增墓也又西少下向東南者從伯曾祖六如從伯祖錦村寄樵墓也又西從叔補堂墓弟士庠士溫生壙也居中少下向東南者叔祖

瞻溪駿三可亭墓也西而少上者叔恂如弟士裕墓士剛
生壙也其東偏少下則考蘭圃弟士健士選福墓也而士
哲及弟士寬生壙亦俱在焉嗟乎自族葬之禮廢而堪輿
之說始興左泉右林前岡後道初亦不過辨其陰陽觀其
流泉若瀝澗之卜而已自青烏諸家盛行遂多以祖宗窀
穸爲邀福之具有數十年不得入土者東南諸郡邑尤盛
雖士君子能以禮葬其親者鮮矣而況於族葬歟茲墓爲
玉山葬其考碩庵始後嗣子孫相率而合祔焉士哲復爲
圖以誌其昭穆之次且乞余爲文以紀之余文不足重而
士哲之敦本睦族及徐氏之世德作求方興未艾則於斯
圖可徵也觀於此者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因不

辭謫陋而爲之記俾聞風觀感冀以挽人心之惑溺而返
於醇茲墓茲圖亦與莫釐之峯並永焉

葉卓齋傳

洞庭兩山在太湖中東曰莫釐西曰縹緲山水靈秀幽遠
往往生隱君子余長女之翁葉君卓齋其一也君諱楠字
遜南又字卓齋爲宋贈檢校少保石林先生二十五世孫
世居東山之白沙村曾祖雪菴諱之祐祖企石諱士鎰考
敘菴諱源世有隱德敘菴君幼孤家落食指衆營賈業於
山左之郟城敘菴君子五人君其季也讀書幼穎悟年十
三疊遭父母之喪不克竟舉業嘗省其兄於良鄉官舍因
入都客同里嚴愛亭太史家與輦下諸名流通綈紵之好
咸以君有用世才勸之仕君心蹙之因出都至郟城與伯
兄謀會兄病劇遺業凋敝慮無繼者一家數十口將無以

爲生也乃決計不仕旣而四兄相繼謝世君以一身任艱
鉅者三十餘年羣從子弟衆多君飲食教誨無歧視族有
事如已事盡心力不避嫌怨長嫂以伯兄遺貲託權十母
數年增十餘倍還之尺籍分明無纖毫私嫂感泣至下拜
從兄子躍門宦游北直夫婦遭疾歿於旅舍其兄春和薄
宦粵東力不能歸其喪君爲遣使迎雙轎以歸從叔母朱
未婚守志卽春和躍門大母也君佐春和請於 朝得
旌典焉君性敦厚樂施與尤篤於族誼喪葬有賻嫁娶有
資敦本睦族固由家法亦君天性樂善善體先人遺意也
他若親戚若朋友若鄉里解衣推食歲以爲常此外施棺
施藥施寒衣放生諸善事孳孳不倦歿前一日聞鄰有貧

病者猶取牀頭餅金以贈嗟乎世風之日趨於澆薄也久矣纓鋤德色同室且有所不免而况於行路之人如君之仁厚使得尺寸之柄親親仁民其設施必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僅行於宗族鄉里也君配席宜人賢明知大體余女之爲君子廷琯婦也十五年於茲矣兒輩歲事請謁僅得於女兒前問堂上起居歸寧日言翁姑相敬如賓閨範整肅祀先祭墓必誠必敬爲士大夫所難蓋葉氏家法宜人能佐君守之可謂賢矣君嫉惡嚴人有過必盡言以規尤惡訐人之短恒舉以誡子弟自奉簡約不蓄玩好惟靈壁英德奇石青峭數峯恒置座右旣得芙蓉橋宅乃墮花時藥以自娛暮年不復至山左喜作近游天平支硎虎阜皆

履齒所經尤愛靈巖林壑幽秀於東麓構家祠席宜人先
君卒卽於祠側營葬地春秋佳日杖履優游婆娑俯仰慨
然有終焉之志劇慕吾鄉西湖山水之勝余每過從流連
茶話聞兩峯三竺靈蹟輒爲神往期以秋涼往遊云將訪
余所營葛陽新居豈意所懷未遂遽焉溘逝也君以布政
司理問加級 馳贈祖父 例授奉直大夫子六長理先
君卒次玳次琪皆幼殤次壬瑞次未名卽殤次廷琯卽余
壻也女四人皆適名族孫七壬瑞子六鼎暘鼎昀鼎昶蘭
蓀蘭英蘭祥鼎暘以君命爲理後廷琯子二蘭馨蘭祥以
乾隆十七年十月十八日生卒於道光六年六月二十四
日年七十有五將以八月二十八日與席宜人合葬於靈

巖山塋壬瑞廷琯書來乞余爲銘幽之文不敢辭旣爲敘
其大略且爲之銘曰

靈巖之麓香溪涯山環翠微水白沙真靈之宅棲幽遐心
契泉石恬煙霞誠以去僞樸斂華貽謀孝友德孔嘉永永
百世昌厥家

周采巖傳

自古抱卓絕之藝者必有過人之行僚之丸秋之奕由基之射凡事皆然況筆墨之事乎今乃於吾友周君采巖見之君少孤家貧同母兄弟四人君居其季伯叔好狎游外出仲習醫攜其家之海陵君貧廢讀從其戚某習畫玻璃鐙片歲餘戚某死乃爲人畫各種牋畫漸工乃畫尙方泥金絹牋每日可得三四星諸兄皆不養母君獨以畫養所居在盤門外之石塔頭距闔門貢局十五里晨出暮歸習以爲常嘗夏日薄暮君歸同人以天將雷雨阻君君曰老母畏雷必需往也甫出城而天黑不辨路君乘電光行十餘里有小河覓橋不得墮水君奮力涉水經過中有深水

亦不知若何過也及歸母方倚門泣曰余子孝必歸然昏
黑雷雨墮水無救者恐不免矣君至言墮水事相持而泣
同人憫之乃助之移家城內君於甘旨外節縮所入稱小
阜會叔自海陵歸仲以三十金遺母叔途次揮霍已盡乘
母至女弟家盡以屋宇器用售諸鄰不知所往君慮母歸
無家致傷心也商之女弟留母勿歸自赴海陵覓仲兄至
則兄方讌客君責之座客亦多訕讓者仲乃迎母至海陵
君始得以藝游公卿間客京師名重輦下尤工白描豆人
寸馬尺幅有千里之勢匠心獨運不假粉本會 國家平
定大小金川衛藏西域內府戰圖多就君乞指授畫家聚
於京師院體界畫無出君右者余始識君在阮氏琅環仙

館及來吳門嘗相過從亦僅知君筆墨之工待朋友以誠
信然諾不苟而未知內行之脗篤也道光乙酉君爲族人
治義莊往來城鄉勞勩觸暑病卒臨終謂其子兆蓉曰吾
生平寡交游陳某者可依我死汝往見之當不汝棄余乃
爲兆蓉設館授餐攜之袁浦延譽焉兆蓉從余久因得聞
君之軼事乃知絕藝之成必出於篤行者爲其心專而氣
聚莊子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者其道固然昔仇實甫
漆工也而畫名乃與文徵仲沈石田唐子畏諸人相伯仲
君幼廢讀學無師承而所詣乃如此余益信孝弟之至通
乎神明小道且然平昔持論之不謬也君名瓚吳縣人居
橫塘兆蓉字紫亭今名容字小巖幼穎悟讀書日可二千

字亦善畫

頤道堂文鈔卷九

錢塘 陳文述 退菴

家天一先生傳

文述垂髫日值

高宗純皇帝南巡浙江閱視海塘以浙西六郡皆在下游慮柴土兩塘不足禦潮汐資保障也

命改建石工以爲萬世利先府君方佐海寧州牧戰效曾治書記規制草創無成案可循州牧一以委之府君文述親見府君治文書尺籍盈几案素紙數十幅手不停披暮然官燭四五枝小胥數人佐繕寫漏三四下不息間停筆語述曰今建塘處爲南江入海故道自東壩築而南江之

流絕今嘉興石門仁和曲折低下之區皆昔日南江經流也昔江所經今海潮逆上一經灌輸則浙西六郡皆澤國矣舊有土備塘及柴塘皆單薄不足資捍禦今

皇上軫念民瘼一例改建石塘爲萬姓謀衽席

恩至重矣塘身高下不一必須填築平整以爲之基故於低窪處用竹絡盛石填之石塘陡立恐激而圯故於塘外用巨石接架爲坦水以緩其勢坦水非椿無以闢闢故於坦水之外排列椿木一層坦水慮不足以殺大汛之勢故就灘勢高下逐層釘椿鋪石有至四五層者木椿入土初頗捍格有老人教先以竹竿通之釘椿乃入或曰此神人也懷柔所格未可知也此非僅州牧事更非書記事然

國計民生所關苟可藉手敢不盡力小子誌之因言族人
天一先生在

聖祖朝佐靳文襄公治河閱八年而始底績功甚鉅以布
衣贈僉事道遇甚隆卒以安東屯田事爲讒人藉口赴都
侯質病歿京師遭際則又甚坎坷其宣防之法可資後人
遵守慮載筆未之詳也手疏數十條曰小子他日能文章
其作傳以表之母俾宗英不朽之業泯沒於世也文述謹
誌之不敢忘按狀

先生姓陳氏名潢號省齋又字天一浙江錢塘人幼好讀
經世書連試不得志於有司遨遊京師困無所遇出都過
邯鄲題呂翁祠壁曰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

我今落魄邯鄲道要替先生借枕頭適文襄公奉

命赴皖亦過祠下流覽壁間題詠甚奇先生作見墨跡未
乾屬寺僧物色得之延見談竟日夕大慰以爲應詹孫惠
之流延至皖佐幕中事六載一切受教若魚之得水也時
河工久失治河不行故道者十年河決而北淮決而南高
堰缺口三十四處越城三十餘里間成河九道淮水注清
水潭以入下河高寶興泰七邑瀦焉

聖祖仁皇帝軫念東南之民日在洪波巨浸中也乃繼靳
公以大司馬總督河道公受命之日憂形於色乃延先生
前席而問之先生曰盤根錯節以別利器河久失治必有
人起而任之膺斯任者非公莫屬水土之事非躬親履勘

無以資籌策此大禹平成必先以四載隨刊也公其行矣
潢請從既至乃偕靳公徧歷河干者兩月既覽其形勢復
加虛衷博採因知當日敝壞之由及目前補救之次第誠
以河道運道互爲表理運道阻塞由河道之變遷而河道
之變遷則以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而其他決
口則未之及焉不知黃河之治否關數省之安危卽無關
運道亦無任其衝決之理矧決口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
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河道壞而運道日梗原委相關
不容岐視溯查河患之始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
間所衝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舖口邢家口等
各處決口不卽堵塞之所致蓋歸仁一堤以障隄水并永

堽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自順治十六年歸仁堤衝潰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黃淮並漲黃漲而王家營二舖口邢家口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家壩衝潰矣黃水由決口四漫者多由雲梯關入海者少淮水由高寶諸湖入運河決清水潭下淹高寶興泰七州縣者多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兩水分洩不復併力刷沙海口積墊日漸淤高海口淤而雲梯關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至康熙十五年淮黃復漲清水於原衝九處外高良澗板工衝決口二十六處高家

堰石工衝決口七處涓滴不出清口黃水乘高四潰衝決
千家崗等處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衝開五十丈灌
入廢河歷楊家廟合淮水灌清水潭又分一股入洪澤湖
由石工決口亦灌清水潭清不刷黃黃反灌清不特洪澤
一湖將成平陸將見南而運河東則清江浦以下淤墊日
甚漸至三面壅遏黃流無去路萬一衝決內潰恐江南山
東二省皆有淪胥之患乃將應修事宜條具八疏第一疏
曰挑清江浦至海口查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河身
原濶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
至五六丈者今止深數尺今欲令黃淮之水胥歸故道入
海必須開其去路導之使行惟淤積已經十年皆成板土

不能以新淤之法治之擬於河身兩旁近水之處離水三丈各開引河一道寬八尺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水順流下注衝刷歸一日刷日寬翼復當時之舊卽以挑河之土築隄計需銀九十八萬九千有奇限二百日完工計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餘人本工應募之夫不足用請援舊案令江南山東隣郡協募應用官爲經理明定賞罰第二疏曰挑濬清口先治下游以導黃淮歸海之路第一疏旣行之矣然下游治而上游淤墊不治淮水無從出也查洪澤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內灌淤成平陸祇存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之小河擬照挑浚清江及海口之式於

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寬六丈深五尺俾得分頭衝洗漸冀刷開清江引河離水三丈而此二十丈者彼係十年久淤之堅土此則三年以內之新淤目驗而知其不同也第三疏曰高堰坦坡惟淮河之下流既已疏治則水可直行而會黃刷沙矣查高堰決口外隄岸無不殘缺若堵決口而不先修殘隄則尋隙奔放恐再潰決則帮修隄岸事不容緩查高堰臨湖一面有石工有板工有埽工今一例改石所費實多仍用板工不能耐久目擊隄下土勢平坦者雖盛漲刷汕不致衝塌擬於隄外近湖之處挑土帮築坦坡隄高一尺應築坦坡五丈舊存椿木石工均聽埋於土內一例夯杵堅寔密布草根其隄

根現被水佔者離隄一丈密下排椿多用板纜以蒲包土
填出水面小埽鑲築加用散土夯杵俟淮水復歸故道隄
根水退再行挑土帮修第四疏曰包土堵決黃淮之上下
流既議疏通高堰殘缺又擬加帮高厚則堵古溝翟壩一
帶之隄并堵黃淮各處決口使河復故道工乃可施查自
周家閘厯古溝唐埂等處以至翟家壩南共計三十二里
衝成九河及高良澗高家堰武家墩大小決口三十四處
用埽堵塞估計需銀七十萬兩有奇今擬必應用埽者仍
舊外其餘俱宜密下排椿多加板纜用蒲包裹土蔴繩細
紮而填之較之用埽可省一半而堅固耐久又愈於埽較
原估可省四十萬兩至黃河內桃源清河安東三縣各處

決口俟秋冬水落或應用埽或兼用包土不過再費銀八萬金可以盡行堵塞兩河之水悉由故道入海矣第五疏曰挑運河築防塞決疏引黃淮使復故道合流入海既次第舉行則開通濟開壩深挑運河盡堵清水潭等各決口以通漕艘誠爲今日至要之務查清口至清水潭約長二百三四十里因黃水內灌河底淤高運艘阻梗俟本年糧艘三月過完將通濟開壩封閉商民船隻回空漕船暫令由周橋開遶出高郵州俾得將運河大爲挑浚面寬十一丈底寬三丈深一丈二尺挑起之土傾東西兩岸之外夯築堅厚限三百日完工至挑浚運河向有撥泲坊里人夫量給銀米之例老弱充數有名無實不若一體召募更可

以工代賑至清水潭大潭灣等決口六處估計冊開柳東人夫各州縣協濟外尙需銀六十餘萬請俟決口堵塞淮黃合流復歸故道之後相機填塞不過十五萬金請俟各工告竣之後籌之第六疏曰籌畫錢糧工部衙門議覆尙書龔如錫等會勘具題應照議修築惟軍興之際措撥良難廷臣有不便概行修築之議惟原議約須五六百萬金今再四核減尙需銀二百十四萬八千餘兩爲必不可少之數擬令淮揚被淹四畝補納修河之費可得一百七十萬兩運河經過貨物加納剝淺之費可得一二十萬廣開武生納監之事亦可得一二十萬仍請於江南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直省州縣預徵康熙二十年分錢糧

十分之一約可得銀二百萬兩先爲墊用庶不費公帑而大工可成第七疏曰裁併河官選調賢良大工興舉之日協理必需多員大工告竣之後保護尤資羣力南河中河兩分司三年一換視同傳舍請裁去歸淮揚淮徐兩道至北河通惠兩分司亦請併裁歸濟寧天津二道淮安一府同知十員管河者八應請裁去三員至正印官往往視河務爲餘事等河官爲贅癘每多掣肘誤工請一併責成凡遇衝決一例題叅薦舉計典一併考成至現辦大工必須多選賢員責成料理非素所歷試經見確有才能者不敢濫任請准將太平府同知劉沛引等十四員檄調來工共襄大務第八疏曰添設兵丁河工之壞官民均不能無罪

官之罪二一則備員闕冗一則利於多事民之罪有三或與近隄之人有仇盜決以浚之或因已田乾旱盜洩以漑之至周橋翟壩奸民知商販畏淮關納稅而樂趨其地也盜決以俟之若夫役之罪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是欲保全河道者不過一二人而謀壞之者徧地皆是是欲圖久遠之計莫如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宜按里設兵每隄一里設兵六名每兵一名管隄三十丈責以栽柳蓄艸添土每二里半建一墩令兵十五名居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每月三日下鐵掃帚於水底乘船往來自雲梯關至宿遷縣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隄六十丈自宿遷縣至徐州每里設

兵二名共設兵五千八百餘名束以守備千把歲需銀四萬六千三百二十兩有奇歲需米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六石有奇裁淮揚徐三府州屬額設堰募隄淺等夫卽以夫工充此兵餉明定賞罰以示勸懲則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廢壞之徒無所逞其奸計矣旣入告

下廷臣議先議准行嗣以西北軍事未竣經費不敷河工大修暫停均無庸議

聖祖仁皇帝軫念運道民生關係於

國家者甚鉅咸飭再議先生又爲靳公具經理八疏第一

疏曰

廷議謂用夫遠派各省恐官吏借端擾民應酌量就近僱

募道遠工長難保無擾民之事就近召募勢難足數擬用
傍車代挑約可省夫一半原限二百日完工改爲四百日
則原議用夫十二萬者止須用夫三萬餘名并車三萬餘
輛所需傍車江南非出產派東豫二省僱募亦恐擾民應
動錢糧行濟東兗開歸等府價買解淮惟料理之煩更多
數倍應將守隄官兵豫爲設立責令照管夫車督率夯杵
伊等將來卽係守此隄工之人自能盡力以圖堅固至遙
隄固屬必需縷隄尤不可少并需加築格隄以防衝決第
二疏曰原奏高家堰至清口爛泥淺挑引河二道

廷臣議停蒙

勅再議查洪澤湖下流爛泥淺一帶已淤斷黃淮相隔二

十里雖議堵決束水而不挑引河則淤泥攔阻於前淮流不能下注已於急工併舉案內檄行挑挖現已挑通一道尙有一道亦須及早挑通庶來年伏秋水漲淮水有路遄行不致再生他變第三疏曰高家堰一帶臨湖隄岸無論石埽板工莫不殘缺單薄帑修之舉萬不容緩前估銀三十萬兩零相度情形議築坦坡可省銀二十萬實估銀十九萬三千八百兩

廷臣議停蒙

勅再議查運河底墊必須大挑以濟來年春運但不束淮入河仍容黃流內灌則不久復淤徒然費帑勞民高堰大決口閉合龍門之後湖水陡長二尺有奇現屆冬令西風

鼓浪已見汹涌若至伏秋更加澎湃若不及早帑修堅固
一經再潰則淮水仍復旁洩黃水仍復內灌運河仍復墊
高一切工程均歸烏有應請仍照前議一律帑築若待部
覆必致貽誤應聽臣檄行文武分工催趲第四疏曰運河
以西臨河一帶隄工自武家墩至周橋大小決口三十四
處俱應堵塞自周橋至翟家壩應築土堤一道其中成河
九道之處亦應堵塞以上工程惟下埽與包土兼用并築
坦坡制水可節省銀四十餘萬兩實需銀三十萬兩又堵
築桃源清河安東三縣黃河新舊各決口估銀八萬兩
廷臣議停蒙

勅再議臣現已督飭文武將武家墩白洋河三官廟六安

溝管家西決口堵閉尙有三十處未堵現飭趕緊堵塞歲內可以斷流再於來春將高良澗各決口次第堵閉則淮水大強可以助黃刷沙濟運至築翟家壩之隄並成河九道之工程若不乘時併舉則清水潭萬難修治不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永無播種之期而重運經過決口危險異常殊非長法且黃河王家營張家口邢家口二舖口并一切無名小口盡已堵塞將來楊家庄決口再行堵塞黃河復歸故道而淮水翟壩旁分不能敵黃黃水勢必又從清口內灌淤墊運河所有前項工程勢難議緩以致半途而廢前工盡棄第五疏曰大挑運河并幫築隄岸以及堵塞清水潭大潭灣東西決口六處除節省外實需銀五十六

萬七千兩零

廷臣議停蒙

勅再議查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本年八月不
但河水停而不流河邊拆爲十字底漸乾涸已於急工併
舉案內督飭文武趕緊挑挖一二三四尺不等回空急須
修艖不能久待已開壩放船深者四五尺淺者二尺餘回
空尙可勉行重運必須加挑擬於來年立春後閉壩大挑
限一百日完工春運請寬限於四五月過淮其堵塞清水
潭各決口等工仍請照原題之數辦理第六疏曰治河工
程共估銀二百一十一萬七千有奇

廷臣先議設處錢糧三款准如所請預征之處不便准行

交戶部照數撥給後議大修既議暫停應毋庸議蒙
勅再行確議查前估之數均屬必需之項

廷臣雖議應交戶部撥給然各處需餉繁多恐難照撥臣
前因內外軍需餉米俱准援納若再開河工事例恐無實
濟是以止議武生納監一條今直省事例現議停止莫若
將治河繁費廣開捐納之例捐銀之外更有捐米荳草束
等項或起河身之土運築遙隄縷隄格隄與捐銀相輔或
優予陞途或開復處分其銀則直隸納河間府江南則揚
河山清徐屬三廳山東則運河廳河南則開封府庫按月
冊報候支其餘各省俱納布政司庫按季解交山清廳收
貯自願築隄之人現擬設監理官十八員准其自投某官

名下認地挑築按季稟

題請敘仍請

飭下江南兩藩司庫貯現銀借撥五十萬兩捐銀至日補還以濟急需第七疏曰前議將中河南河北河通惠四分司裁去所管事務就近歸併該道兼理部議通惠分司有竟報工部者且所屬河道俱係旗地不便交通永道管理未便議裁中河南河北河三分司如臣議裁與議裁同知三員候

命下赴部改補其宿遷主簿更定職掌載入例冊淮徐道前議駐劄邳州今改駐宿遷山盱同知歸併山清應改爲山清盱眙同知至先後各疏內尙少監理官十二員臣查

有已還原職揚州府降調通判俞森山陽縣革職知縣柳
天正開復應歸部選原任睢寧縣知縣石之政前任山東
單縣知縣今陞北城兵馬司指揮韓第原任五河縣丁憂
知縣陳顯忠皆係實心任事之員并原疏請調太平府同
知劉沛引揚州府通判常君恩廬州府通判常際會清河
縣知縣劉光業宿遷縣知縣李燦均准臣調取赴工責成
監理並須分管官一百八員容臣於東豫二省佐雜中擇
其才幹可用者調取共襄大工以期有濟至此等官員中
除柳天正係廢員外餘者或係現任或係候補因其賢能
調取來工使之或離其現在之城郭而處於泥淖之中或
離其現任之家室而日與夫役爲伍或離其乘輿張蓋之

榮而奔走於荆榛草莽之下尤且日費無資車馬自備直待胼胝辛勤幸而工程告竣方得或回任或赴補或歸家稍不合式更有嚴叅重處之虞其舍易就難舍利就害如此若不預定優陞之典使之知有可至之途踴躍爭趨一官倡率於前千夫効命於後又安望事事克濟以共成莫大之功也乞如臣議所管工程處處合式者准照原銜加二級卽陞非正途者照正途一體陞遷不合者視其數之多寡分別抵銷罰俸降級革職則功罪昭明人知懲勸至募夫辦料必須地方官同心協力始克有濟近日有司視河務爲餘事一任催呼漠然罔應皆係處分過輕所致如有遲悞容臣嚴叅庶知警畏可免貽悞第八疏曰疏通運

道全在束水歸漕而欲束水歸漕舍徧築堅隄更無善策但不肖官員奸民竊役樂於有事往往有陰求敗廢之者是以堅隄旣築之後必須設防守之法否則不久必壞猶之未修築也旣設防守尤當立勸懲之典否則不久必弛猶之不防守也是以前議盡裁夫役改設官兵惟是隄成而後設兵責令防守不若先設官兵卽令協同看築隄工之有益也督築之官處分甚重但一二人之耳目有限安能徧察數十里之工程與千百人夫之勤惰若先設官兵每兵一名交河堤四十五丈并人夫一二十名車一二十輛告以此隄卽係該兵永遠看守之工保過三年從優拔補否則厥罪甚重不費已財已力而於已有益必盡心以

求堅固加以分管之催趙監理之稽查自不致再有苟且塞責仍責以逐年加幫高厚以圖久遠每兵一名聽自募幫丁四名其相守助卽以離隄一百八十丈以內之地給其耕種責其協保隄工或有現在納糧之田卽以業主爲幫丁或撥家屬爲幫丁則人力衆而防守益密所需糧餉除裁夫工食抵撥外其不敷者於河庫動支蓋此制一定每年歲修錢糧可以量圖節省工料之資足補兵餉不敷之用不必更動公帑每兵管隄四十五丈汎有險易之不同設遇伏秋調取閑防協守險汎再加浚船鐵掃帚隨時探浚設有驟淤調各汎船兵協力浚之行之久而不替則永保無虞矣疏上得

旨均如議行閱八年工以底績靳公以先生有大功於河
者指不勝屈其最大者有五曰塞楊家庄黃河決口曰挑
皂河由張庄運口北上以免黃流北灌之患曰南運河閘
口改進太平壩以避黃水內灌曰清水潭曰北運河兩工
功爲最鉅清水潭在高郵北運道之所必經自明潘尙書
畱高堰越城不隄以洩淮漲洩瀉日久成河九道由高郵
湖直衝而東遂成斯患君先將越城接築以障淮水北行
潭之來源少緩清水性急峻潭中汕刷已深不能徑直築
費已百萬迄無效或謂宜沉舟載鍤或以爲宜竹筏載石
下之紛紛妄議估五十萬金監司下無任者君請以十萬
金築之謂制水者土止須土築汪洋巨浸得土較難乃就

近岸淺處築兩隄於水中約半里許作曲勢以就岸將隄中之水厚乾卽於隄中挖土接築就淺處環潭而隄之數十里中成長隄兩道所費祇九萬餘兩糧艘安行無漂漲之患今謂之曰永安河其北運河雖改至張庄得免倒灌之患而漕船出清口尙有二百八十里之遙逆流西上黃流湍急每船增絳二十餘夫日行二三十里淺洲淤沙動須起駁一遇暴風水漲多致漂淌君因修建遙隄乃於宿遷以下如七里溝上渡口諸處取土築隄卽間開運料小河因而規度於黃河北岸之內另疏一渠瀉北運河之水從攔馬河起至仲家庄凡一百八十里就運料小河通而浚之擴而深廣之所費無幾而運道已成漕船出清口渡

黃止二十里免黃河二百八十里之險卽今中河也列上
於

朝以布衣授僉事道君益感激奮發冀以一勞永逸爲百
世利初靳公之撫皖也君見廬鳳間多曠土因議爲溝田
之制說本井田之溝洫而規畫便宜實利民而可行因靳
公移節河干其事不果迨乎兩河奠安淹地漸涸君復理
溝田之說先於安東之野就湖地而屯墾焉試之而利溷
籌帑金之耗於河工者無筭宜卽涸出之士田開屯收息
以補庫額後日屯租積儲漸多卽以備宣防之費則國帑
可節且兩河無業之民招之播種又使各安其生籌畫再
四遂有屯田之舉構廬舍定疆界治耕牛種具招徠流移

歸者如市疇昔汗下之區墟烟相望比成沃壤水土平而農事作裨

國計而益民生方謂太平盛業無過於此及闢土漸廣私壑亦多司事者從而清釐之怨謗乃起於是忌功者見治河告成無從媒蘖短長適因屯田之事奸民散布流言欲撓屯政以快其私忌者乘之遂加誣陷君謂人臣事君有利於國知無不爲避謗遠嫌國家安賴橫決之河十年不治導之使歸汙萊始復爰營屯田上裕國帑下益民生昔在營平圖上方畧武侯治蜀叔子鎮荆佐國贍軍史稱良法權豪勿便流言滋謗功名之會忌忮所乘倘得會勘數陳於廷

聖明燭照必荷洞微會抵京師積勞且憤發病而卒江督
董訥列狀劾奏屯政擾民事亦遂罷君論治河深得河性
曰河形古今有異河性古今無殊水無殊性治無殊理孟
子論禹行所無事疏濬決排卽其所行順性而道乃無事
也順下其性橫決非性避逆趨順避壅趨疎避遠趨近避
險趨坦皆其性也善治河者曲體其性因而順之或分或
合或寬或束所以順之先以度勢勢有輕重亦有緩急重
與急者致患有由推其所由乃克言治患在上者致患在
下則先治下患在下者致患在上則先治上疏河先下塞
決先上事勿畏勞乃可勿勞費勿言節乃可以節用人用
言觀人觀氣精理名論詳見張靄生所纂河防述言至今

治河者奉爲枕秘君治河口設新庄七里二閘皆出太平
閘以新庄爲經途會欲修新庄閘糧艘由當七里閘行適
淮水暴漲舟不得上漕院羽檄催行甚急靳公憂之君爲
下片紙於七里閘上游鑿數涵洞引水出閘則上減而下
長水勢以平船得暢行真武廟者黃流所經一日報河決
靳公失色君請往視之歸曰不必治數日自塞果如其言
蓋君知決口在下而上多陂陀陵阜水不能逆而上行黃
水挾沙水不上則下流緩則淤決口自塞信之以理不知
者以爲神明遂有河伯降生之謠也述於嘉慶甲子乙丑
間客京師先後寓查澹餘比部玉芝堂孫古雲襲伯雲繪
園得借讀兩家藏書適南河連歲潰決致碍運道因於河

渠之書多所叅究丙寅出都古雲以行水金鑑相贈蓋鄭人鄭芝畦所輯而傅澤洪刻之者也五月自皖至袁浦宮保鐵公畱余佐宣防會族兄曼生入鐵公幕至浦過余蠟蠓樓以河事詢余就南河情形敷陳之以先生往事相勗並以海口不通之說乃歷來治河者爲卽責地大府從未至彼目驗其實海口並無不通此先生所爲必以親歷度勢爲第一事也因以治河方畧贈之兄以此佐鐵公擘畫叅贊稱諳習焉丙寅因王營減壩決口河庫道譚祖綬有改道之議余以黃水由海州入海中經碩項湖爲每歲夏秋山左蒙沂之水所瀦不能築隄力言其不可會浙嵯使常公過浦知之以以上聞得不改余又嘗議高堰另建五壩

河帥黎襄勤公以業於蔣家壩開三河足洩盛漲駁議不行遂有甲申冬高堰潰決之事道光乙酉春余議借黃濟運不可行而事已無及又議高堰築二堆以爲重門之固亦未行在江都日議開浚芒稻等河倍加寬深以備淮水盛漲洩瀉入江不開昭關壩以保下游七邑田廬制府孫公是之而未及行今年避暑吳門適議海運事竣因追憶先府君之言攷究載籍作爲此篇蓋距先生之卒百四十餘年距府君之治海塘亦將五十年距與曼兄在浦論治河亦二十年矣俯仰今昔已成陳迹因詳著之以待後之治河者有所攷焉

頤道居士曰昔徐貞明論北直水利著潞水客談譚綸蘇

瓚徐待是之張國彥行之王敬明薦之畢鏘申時行等贊之帝進貞明少卿聖地至三萬九千餘畝而卒爲僉王所沮幾至獲罪先生亦佐文襄治積疲極壞之河不數年而告厥成安東屯田亦爲河工長久計而百端撓之使先生客死京華屯田之役文襄與先生均奪職聞雍正中復之而先生死已久後人亦不振部置不議今之官南河者無不讀先生書用先生成法而未有一申其枉者任事之難古今一轍可慨也夫若夫識之風塵之中尊以賓師之位虛中受教信任不疑得以其成不朽之功廟食百世文襄之賢尤古今不易及哉

書藍鹿洲文集後

國朝人才余服膺者二人曰錢塘家天一先生潢曰漳浦藍鹿洲鼎元天一先生佐靳文襄治河其措施之理皆從格物而出爲久遠計迄今百四十餘年治河者戶祝之守其成法不敢失墜鹿洲則生長海濱功在海疆者尤著朱一貴之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脅從者且三十萬人君佐族兄南澳鎮總兵廷珍七日平之並爲閩制府滿公籌善後平臺紀略一編所載皆確有依據至其論臺灣事宜書論南洋事宜書福建全省總圖說粵楚論潮州海防圖說全洋形勢瞭如指掌至論北直水利論江南應分州縣貴州全省總論論邊省苗蠻事宜經世之才目所僅見文章

亦遠出劉龍洲陳同甫唐荆川上及觀請修明史綱目一書於建文永樂之際尤三致意壬午忠節略詳載方孝孺以下殉節諸人謂永樂殘忍慘虐爲開闢以來所未有蓋其忠孝本於性生其經濟皆自讀書出王佐之才名儒之學不當以文章目之惜乎僅以明經保舉授普寧令爲惠潮觀察所軋中傷下獄制府鄂公爲申雪引

見奏對稱

旨

命署廣州府抵任一月遽卒也君十歲而孤讀書山中食無蔬以白鹽自給作白鹽賦以自勵年十七觀海廈門泛舟泝全閩島嶼歷浙洋舟山乘風而南沿南海廈門以歸

自謂所得者多人莫能喻性至孝儀封張公撫閩建鰲峯
書院招九郡一州之有學行者纂訂先儒諸書於君有加
禮君以大父母老辭歸中丞屢札招之君爲書以謝曰聖
賢之道最切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今有九旬之祖父母
垂白之寡母而不能養有久停之柩而不能葬有愆期之
弟妹而不能婚嫁自逃於八百里外以博豐食鮮衣執事
何取於此等人而進之於道語甚切至中丞乃止君任普
寧治劇盜懲豪猾斷疑獄多能人所不能性伉直治獄平
反數與上官忤思之者衆初制撫以潮屬數饑請廢省倉
西穀備賑惠潮觀察故爲廣州守請以存留穀價糴運運
官船戶挾勢盜賣攪糶和以水各縣吞聲君廉得其實

置船戶於獄觀察銜之屬藩臬誣揭栽贓千餘奏上革職
觀察旋升臬司周納成獄粵中官民咸知其冤而不能昭
雪卒之士民投匭同寅集腋而獄始得竟也余嘗謂人才
之生遭際難成就尤難惟文章爲可恃如鹿洲者以明經
經高安朱公薦得邑令遭際矣而觀察軋之鄂公再薦
命署廣州府遭際矣甫一月而卒則成就之難也賴有文
章足以自明其學術經濟百世之後終有人焉爲之徘徊
而俯仰觀感興起以想見其爲人如鹿洲者豈不與家天
一先生一轍哉

與友人論不宜引黃濟運書

高堰潰洪湖涸運河無來源糧艘無以資浮送客有自浦來者言有引黃水入運河濟運之說以愚度之竊曰未可蓋黃水入運河卽往日之倒灌也倒灌之弊小則捫塞河口大則淤墊河身萬一掣溜其患更鉅是以每年重運過後卽堵閉禦黃壩上年河帥獲咎卽以失此機宜也夫黃水入運淤墊河身清水暢行亦資衝刷乃河工習見之事獨所隔礙者糧艘耳嘉慶丁卯夏久不雨淮水弱黃水入運河壅焉其時江浙糧艘咸渡黃未過者江廣尾帮七百餘艘停泊運河不能牽挽秋初猶舳舳相望不得已乃議截留歸江省州縣平糶次年搭運江省州縣因此增累竭

數年之力始能彌補此當日所目擊者然此不過全漕十分之一二所累者不過江省州縣耳通倉度支尙不因此過形支絀也今則全漕數千艘胥賴此河運送雖有節節收束之議然水性彌常恐不可恃似宜別爲未雨綢繆之計海運之議事亦易行惟事屬創舉恐無此力肩鉅任之人則莫若卽引黃濟運之說而變通之夫峯山天然諸閘所以洩黃助清卽以助清濟運也創於靳文襄非至急不得妄開今日情形亦云急矣趕緊修復石工以蓄清水三四月間清水足用固甚善矣否則酌量形勢開之沿途停蓄澄清入湖尙不致過於淤墊也助清濟運不猶愈於引黃入運之流弊更重乎芻蕘之言是否有當伏候採擇

此甲申冬聞引黃濟運作也乙酉春至浦上知開禦黃
壩黃水入運束清壩首當其衝工不固壩潰大溜入洪
澤湖新挑五道引河被淤幸卽搶築堵閉而太平引河
河面寬濶河溜曲折不定溜不至處卽淺阻糧艘多與
淺值乃自禦黃壩內築對頭壩以束溜者百餘處用料
約三千垛河溜始束直風亦順舟得暢行予於三月初
八日返棹連日過船百餘竊幸風水順利當計日可畢
孰知風汎如故而河水驟長驟落長則沙隨水長落則
水落而沙不落淤倍易至四月杪過船二千八百餘艘
未過者尙千八百餘艘夏至節屆禦黃壩不能不堵且
河底淤平卽不堵而黃水無從入運河矣自清江至高

郵二百餘里糧船銜尾停泊陷泥淖中不得已於高郵築壩蓄湖水以養船而上游河底淤高湖水不能至不得已車水入壩以養之夫以百數十里之河身藉水車之力以濟之其無益也明矣既無水以養船則船身燥裂米多霉爛昔之議從高坂頭駁運者今改爲從高郵駁運暑雨不常陸路轉運百餘里勞人費帑得不償失且下河各縣插蒔之際仰給運河之水今涓滴不能下注坐誤種植赤地千里米不得進船不得退田不得種河不得挑未來之患作何情形尙不可知此不特非當局諸大府意計所及亦非旁觀意計所及也及今思之卽決計不行海運江廣糧船暫泊瓜洲以觀形勢似亦

進退較便乃併力催趙銜尾接舳相率而坐待損壞焉
事後追悔已屬無及而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爰詳著
之以待後之人有所鑑焉乙酉五月記

高堰建二堆議

自黃河南徙黃奪淮流而洪澤始滯爲湖自漢陳登築愛敬塘以障淮流淮滯爲湖而塘日加高於是始有高加堰自黃流入湖高堰潰決靳文襄停運經營數載築滾水壩以洩之於是始有五壩夫以四百里洪湖停滯上游而淮揚兩郡高寶興泰七邑之民在其下恃一綫長隄以爲之障亦甚危矣高堰石工本堅實自乾隆中拆卸重築工程已不如舊數十年來湖水東注隆冬不涸拆脩石工不能圉築月壩清底脩治僅於水中施工暗中摸索名曰摸砌旣不加椿又不用料根旣不固出水之工雖堅何益則石工之不足恃也審矣堰土本堅實而數十年來石工油刷

重脩多用客土填築非原土膠粘者可比則土工之不足恃也又審矣夫以七邑之地田廬墳墓以至瀕海鹽場何止千里人民戶口何止百萬而託命於不可恃之工則思患預防之計其曷可緩考高堰後身有隨塘河一道名曰二河是當日取土築塘所開而今藉以運料物者也二河以外有土堆一道名曰二堆是積土所遺亦藉以作重門之固者然地勢逼近隄身卑薄不足恃也欲爲重門之固必須另建二堆請於二河以東一百丈外作爲基址將二河展寬五十丈以開河之土爲築堆之用隄身之高隄面之寬與高堰相同而隄基必須數倍高堰兩面作爲坦坡以游衍水勢逐層礮築外面一層用灰糯三和春築堅實

則不必用石而有石工之固隄身之外仍開隨塘河既便取土亦便運料也述前有另建五壩之議如果議行則終年蓄洩既無盛漲不致潰隄再得此隄作爲保障庶可有備無患迤東一帶隙地尙多

國家經費充足再於二堆之外遠築三堆若河工縷隄之外又有遙隄者然則上可爲洪湖受分洩之水下可代下游受橫決之水加以立法周詳倚任得人或亦未雨綢繆之一助焉謹議

高堰另建五壩議

國家東河南河分設督臣而形勢亦迥不相同以南河論入海之道在南河則通塞所必籌也漕運之道在南河則蓄洩所當計也不知南河之樞機不在河而在淮頻年河患孔亟治河者斤斤于疏濬海口加築隄防而不先於淮治之是猶寇在門庭而先清郊野疾在咽喉而先除壅滯壅滯雖關隔之疾郊野亦偏近之區而以門庭與咽喉較之勢有緩急則治有後先矣淮水者亦今日之門庭咽喉也淮水之發源也自胎簪桐梢兼汝潁淝過濠池諸水遙遙千餘里建瓴東下雲梯關入海之路本淮故道自河南徙而二瀆爭雄矣然猶並行不悖也邇年黃強淮弱清口

一隅淮水每有不能宣洩之時是以全淮之水盡潴于洪澤一湖高堰者洪湖屏翰也故治淮者必於高堰加之意然頻年輒工改石子堰加高或請加厚大隄或主另籌二壩或主用碎石坦坡以護隄根或主加修束水壩以防橫決治淮者亦極加意於高堰矣而淮終不治者則以高堰之蓄洩在五壩也高堰者非天生有此堰也前人卽東漢陳登愛敬塘舊基而增高者也五壩者亦非天生有此五壩也前人卽湖水應蓄之數築爲壩基以相節宣者也其初湖面之水與壩底平長一寸則洩一寸長一尺則洩一尺水無盛漲之患人無啟閉之勞是以謂之滾水壩也自黃日強淮日弱以黃濟清之說輿衆山天然祥符五瑞諸

牘屢開不已以致湖底日淤湖底淤而湖水日高湖水高而堰不能不加高堰日高而壩猶如故也是以壩底與隄面相去懸絕也全湖之水束以隄而五壩爲漏卮則倒灌之患生而下游之災重於是五壩不得不議閉而一綫單隄爲數百萬生靈所託命一旦淮流盛漲挾以風勢此非人力所可施也一有不虞則不特增下游之災且將亘南北之道非細故也是以一遇盛漲五壩又不得不議開五壩壩底皆贅以石其旁亦然一壩之寬幾及百丈其深數仞其封閉也中實以薪後餞以土其開也一束之薪去而無不去故他處之決口寬仄淺深不一而五壩之開無不其深數仞其寬百丈也且初開之時水勢如飛瀑直下跌

塘勢重壩底無不壞之理故一開之後必須重修重修之費與築新等故開壩非善政也夫盜決口岸糜帑殃民律法甚重而五壩公然議開者則以利害輕重相較暫紓目前不得已而出此非前人立法之未善亦今昔形勢不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若加高壩底然壩底之加高非易也以近年形勢度之水縮之時水面高于壩底者尙逾丈冬令亦是壩底無乾涸之日也此而圈築月壩岸水施工不特糜帑且亦難於措手是加高壩底之說勢不行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莫若另建五壩夫五壩非天生有此壩也前人因形勢利便而爲之也今形勢之不便極矣語云弊不極不變法今河工當極弊之日正宜少議

變法矣另建五壩於舊壩不必遠也附近於東水堆以內酌湖水應蓄之數以爲壩底如堰高二丈湖水蓄至一丈三四尺卽可足用則祇須於隄而去土五六尺卽爲壩底慮壩底高而隄力薄也則先爲寬計分數遠築後戩土用灰糯米加鐵錫然後於頂水之地深埋木椿堅砌石面出水旣高乘冬令水落卽可施工工竣之後如水未及壩待其漸長與底相平任其旁洩則終年無盛漲之虞亦不至有乾涸之患若須多蓄則或用土壅或用料塞啟閉甚便蓄洩隨時且石面之上多鑿石孔豎立石椿木板接續以便來往推此意也壩口不必寬至百丈也壩數亦不必限以五也夫如是始可以收五壩之用而不受五壩之害

此二十年前從事河壩所作高堰尙完整故祇議於東
水堆內五壩相近處爲之今高堰被風水掣卸應改築
處必多似宜乘此辦理鉅工之際統全隄分作二十壩
均勻建置洩水之地低窪者棄之勿與水爭地民產則
查明豁其額徵之糧高阜者聽之不使聚築一處庶隄
身不致喫重而下游亦不致偏受頂衝似亦數世之利
不可失之機會也甲申仲冬又記

海運續議

道光五年二月日兩江總督漕運總督江蘇浙江兩巡撫奉

廷寄以上年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宜洩過多於本年重運漕船有妨經欽差會同總督及河漕諸臣商辦以重運瞬卽前進未便停待請引黃入運藉其浮送此固不得已權宜之計雖添築閘壩鈐束盛漲自可無虞泛溢第黃水挾沙而行過後必致淤墊恐目前俾資濟運日久貽患滋深終非善策漕運爲天庾正供設將來運道淤滯幫船遲誤自應未雨綢繆另籌妥辦江浙各府濱臨大海商船裝運貨物駛至北洋一歲之中往來數次

似海運尙非必不可行若僱大號沙船分起裝運飭舵水旗丁人等小心管駕伊等熟習水性定能履險如夷所有風濤盜賊亦可無虞惟事係創始辦理不易然不可只難坐視漠不相關著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諮博採通盤經畫悉心計議勿存成見籌議具奏余適以事至袁浦同人以嘉慶十五年曾應

詔議海運可行稍知涯略殷殷諮詢乃復作爲此篇備採擇焉

客問陳子曰子海運之議言之十有六年矣今河口阻滯糧艘不能暢行全漕能否渡黃事無把握

皇上發明詔飭令議行而子在浦曾無一言之獻納豈機

宜已盡於前議無可再事增損耶陳子曰前議未足以盡今日之機宜也前議米未交帮則以上海之船運蘇松之糧其勢甚便今則糧艘載米業已離次則受兌之地應另議也前議費未給丁則以給帮之費轉而僱船足以敷用今則公私之費均已全給運丁疲多股少非還舊欠卽置新貨不能按數追繳則海運之費應另籌也前議試行不過數十萬石今則本年漕米之外加以緩漕灑帶不下五百萬石此五百萬石非全行抵北不可則全漕之數應通計也無已則請先就河運計之夫海運之水腳每米一石以八錢計則每千石須八百兩糧船所載以每船八百石計則多過一船卽省海運六百四十兩過百船卽省六萬

四千兩過千船卽省六十四萬兩以六八串錢計省錢四十三萬五千二百兩卽省銀四十餘萬也宜先籌款四五萬金存貯河口以爲築隄束水關盤簾纜牽挽賞犒之需多過一帮不特運丁受一帮之益卽北壩亦受一帮之益截至夏至堵閉禦黃壩爲止作兩月計每日過船以五十隻計約可過三千隻蓋夏至後將屆伏汎黃水盛漲運河兩岸不能容受淮揚兩郡在在可危故夏至節近禦黃壩必須堵閉也是壩一經堵閉運河水無來源勢必停淤阻淺到淮之船令其退回江口以就海運勢必不能則宜先籌內河駁運之法應請儘調江廣山東江南糧駁船停泊黃河南岸艤修備用以一千隻計每船裝米三百石約可

裝米三十萬石於全漕不過二十分之一不足濟事則請調豫東回空糧船或僱河南西河牛船隻四五百隻以每船裝米一千五百石計可裝米七十萬石合之駁船約可裝米百萬石自彭家馬頭過河不過二里許用麻袋小車裝運其勢尙便仍自楊家莊進中河自運河行走足抵北壩此種船隻駁船水手祇須給與飯食西河牛船運腳與駁船牽算每石水腳三錢約須三十萬兩此與內河駁船無異卽令運丁自行押送北壩交兌亦與糧船抵通無異或可儘運江浙兩省之米其江廣之米大約不得不議海運矣則泊船之地宜籌也江廣係屬尾帮停泊多在瓜儀宜於上海僱船駛赴瓜儀受兌上自儀徵之黃連港下至

江都之三江營沿江空闊足敷停泊就船過船無需腳費
惟海運之事卹海船之舵水先須卹糧艘之運丁蓋糧艘
雖省北行牽挽之勞實非本願一則自置貨物不能帶北
消售覓利二則帶運之客貨不能到北交代三則北壩回
貨不能攜帶轉運四則舵水身工已給不能追回五則回
空過早閒空之日水手口食無資不能不爲周卹再追其
所得津貼以爲海運水腳不特有名無實於事無濟且恐
情極生變別滋事端或不便竟置不論則或由該本省分
年扣繳宜責成各該省糧道議詳核辦至北壩交兌則旗
丁積習相沿包與舵工並不親身赴北至北壩者不過辦
事旗丁數人漕船係屬官物必須責令原來舵水管駕回

次以爲下年新運地步則江廣之米旣經海運仍責令旗
丁赴北交兌乘坐海船旣恐不諳令其陸行途次避匿孰
爲管理卽令至北推諉規避之弊不可勝言而商船只能
運米不能交官只能抵津不能抵壩只能交米不能貼費
若吏胥花戶仍照糧船之例需索挑斥於事實多隔礙則
在北如何兌收存貯何處作何駁運必需

欽派公正大員及御史監察嚴禁需索一破向年積習俾
免羈累之處應請籌議具奏請

旨遵行至大小沙船江南沿海州縣皆有殷實之商有一
家數十號者會於上海牙行船埠及該處豆行熟悉情形
就彼僱募事有歸宿特恐辦理不善船戶人等不知公平

交易與民間買賣無異稍爲驚惶卽行避匿推諉或書差牙行藉端播弄堅實之船得錢賣放朽壞之船封僱充數甚或勾通丁屬蒙蔽官府增昂價值把持分肥種種流弊皆不可知必得遴委妥員竝延訪老成熟悉之人到彼訪明現在中等通行之價關擔較蘇擔實在多寡之數向船埠船商人等剴切曉諭參酌交易情形明定水腳妥議章程仿照糧船之意五船互保十船立一船頭五十船立一總船頭祇責以辨認人船到津聚泊一處不問其餘水腳何處先付若干由何衙門給與執照船戶如何出具認領由何衙門會報應否給與較準漕斛及樣米桶袋每船准帶餘米若干貨物若干免稅若干所免之稅奏明於關稅

盈餘項下核實減免到北執照呈繳何衙門會收查銷辦理妥協如何給與獎勵及執照款式領狀款式商人與官交接究多畏蕙在南在北應如何設立總局皆宜預爲議及者也至此項船隻擬運江廣二省之米約及一百萬石以每石八錢折實六八串錢計約及五十萬金旣不能追繳旗丁又不便請用正項錢糧應如何設法之處亦應預籌此皆前議之所未備者也前議何足以盡今日之機宜也客曰然則何以不言也曰是不易言也譬如行軍之事在於命將爲將之道在於治心將必心定而後臂指相應也必謀出萬全而後心乃定也心定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志定不易言也不定之故約有數端一則通州倉儲積貯

情形未盡悉也二則糧船海船聚則人衆恐滋事也三則萬一失事經辦之員恐賠累也故不得不鄭重出之也大約倉儲之積足支十年者雀鼠之耗變幻百出去其二成不過七八年矣七八年者氣頭厰底之米蒸濕朽壞去其二成不過五六年矣而況不及十年者畿輔之地百官軍民皆仰給南漕必衆人之心安而後

皇上之心安也今倉儲未必無數年之積而人不盡知河運阻滯惶惶之情定煩

聖慮則今日海運似當急籌也糧船海船水手易於滋事此誠應有之慮故議中先議兩船兼卹而尤於糧船丁舵水手加之意今擬以糧船之事責成各該糧道海船之事

責成上海道揀派妥員帶同老成船埠同至瓜洲照應地方之事則有揚州府及駐劄瓜洲之京口副將足資彈壓再遴委妥員幫同辦理似亦可以無患至分賠代賠貽累子孫爲屬員所深畏上官體卹恩至重也風濤盜賊雖可無虞然意外之事亦難逆料此則在精選堅實船隻壯健舵水分派水師護送巡緝萬一適遇致有損失試行之初似當預爲奏明核實邀

恩寬免蓋於不測之區行初見之事必明定賞罰且必需賞重罰輕而後人始用命也近人謂海運必不可行者其說有二曰費無所出曰人無所歸不知此乃海運難行之處而非必不可行也譬若人身受病必思所以治之萬不

能因其病而束手以待也論海運於平日則以糧船之費作海運之費費有所出而人無所歸宜籌所以安輯之上年江浙水災停運者十八九人無所歸亦十八九較之今日何止數倍籌其口食陸續散遣亦未見滋事也論海運於今日則水手身工已於水次領足仍須駕駛回空口食不憂無著所苦者所帶私貨不能銷售及不能帶北壩回貨覓利耳然此究有餘之病而非不足之病也且其貨不過磁器夏布竹木之類沿途皆可售賣沿途之貨均可轉販河渠通利新漕瞬屆則人不患無所歸也所難者費無所出竊謂

明詔飭行爲畿輔籌民食

國家斷不惜此鉅費而經費有常不能不多方籌畫則兩淮商人素屬急公現聞奉

旨傳詢議加鹽價以江廣口岸方在減價蔽私不便議加稔知工用繁多願籌報效五六百萬分年帶繳則或遂其報效之誠作爲現在海運之費不過十分之一即可足用萬一運庫現銀不能足數則就近藩關各庫先爲撥用由運庫陸續解還歸款此似可籌商鹺使詢問商情具奏請旨遵行者也此不宜遷延觀望坐誤事機也籌經費以運糧艘備駁船以資駁運僱沙船以資海運三者並行以期全漕抵通以安畿輔之人心卽以慰宵旰之聖心實爲目前之急務若夫

國家如天之福河伯效靈兩月之間開口通順刻期渡黃
不特無事海運竝無事駁運則二者所費水腳飯食之資
或歸鹽務捐辦或歸通省攤捐於事亦非甚難此則前議
所未備而今日所當議及者也若風汎之順逆水程之遠
近前議已略及之其未備者則有高培源之海運備採謝
占壬之海運提要董國華之海運事略齊彥槐之海運南
漕議孫義均之乙酉籌運議師亮采之瀛槎答問沈濤之
滬濱客談錢軾之海運蠡測魏源之膠萊海運議皆足以
備採擇虛懷採納實心措置知人善任和衷共濟勿多顧
慮勿惑浮言靖人心於不覺消隱患於無形上爲
國家立恆久之規下爲畿輔兆豐盈之象慰

九重之宵旰而一己之功名亦懋焉勳載史歲福延後嗣
是在秉鈞當軸之賢者卓遠見而堅定識矣道光乙酉二
月謹議

海運水腳謝占王之蘇斛每石八百十文是以極貴之
價每石三兩每兩折實錢六百七十六文關擔合蘇斛
二石五斗零也齊彥槐之蘇斛每石四錢有零是關擔
九三兌銀一兩二錢合蘇斛二石四斗二升也與現在
牙戶所開之關擔合蘇斛二石每擔水腳一兩四錢蘇
石每石合漕紋七錢者不同與鄙人所議每石八錢折
實六八串錢亦不同大約船戶所得水腳每兩皆六八
串錢而價之低昂則視船隻貨物之多寡與爲消長今

擬每蘇斛水腳給以漕紋五錢再加免稅二百擔其妥
協出力之船商船戶仍加以優獎民間僱載論貨之多
寡不論船之大小是以有裝土壓鈔之事今則儘船裝
載卽論平價較之民僱已有盈餘足資牙戶人等沾潤
其應如何酌提行用聽其自議官不與聞若輩食毛踐
土具有天良當無不踴躍從事卽胥吏牙行人等擇其
馴謹誠實者開誠布公與其斯事當不致居奇貨而肆
侵漁致掣肘而僨事若駁船麻袋本屬無所用之詳於
復齊彥槐書茲不具載及今爲之船則七八百艘尙可
得風則五六兩月亦正可行若過此以往則僅可存此
說以待將來矣四月朔日又記

書海運續議後

余謨海運續議在二月杪至三月初旬目擊河流通暢風色順利每日過船八九十艘竊計四五月間全漕當可渡黃無事海運乃旋吳門晤齊君於胥江舟次知大府會議覆奏擬夏至堵禦黃壩河運未過者照成案駁運蓋卽余續議中前二說也齊君以無事將歸陽羨余亦將歸錢塘未幾浦上信至則知黃水驟長驟落運河淤淺風色雖順糧艘淤不能行蓋黃水之性長則挾沙俱長落則水落而沙亦落故易淤也比屆夏至過船二千九百餘艘未過者千七百餘艘存米過多請經費一百二十萬兩調河營效用人押五十車駁運於長途烈日中而北運船隻不敷裝

載堵壩之後黃水不能入運河洪澤湖水僅蓄至八尺不能引入運河無水養船船且燥裂米亦熱變下游七邑田畝無水灌溉不能蒔秧兩岸居民乏汲飲糧船數萬人亦乏汲飲多疫癘皆大困乃築壩高郵蓄高寶湖水以養船欲海運而風信已迫籌辦不及駁運之米水手爭先起駁毆帮官漕委屢滋事乃議起米於揚州高寶分貯俾在後之船漸次退出爲江廣回空計皆由河水變幻不測致費帑勞民動輒棘手此不特當局諸公所不及料卽局外如述輩在浦目擊情形者亦所不及料也先是侍御李君逢辰請行海運侍御查君元簡請招商海運皆議駁幸而尙書汪公將軍慶公均知海運情形

端右諸公亦多知海運可行者嘉謨入告得

旨議行並聞直隸制府協揆蔣公奏請修天津北倉以待海運之至雖覆奏不行而事已得有端倪又幸而相國英公剴切敷陳籌畫周密

明詔再下飭令議行而諸大府得有所稟承也因卽身所經歷並見聞所及者詳誌之見以黃濟運雖通利亦不可恃謀事者當先籌鈍而後籌利庶有備可以無患否則所患出於所備之外每有緩不濟急之虞事後方圖補救多致費煩而人瘁也慶公名保以熱河都統調烏里雅蘇臺將軍先是嘉慶十五年公任蘇藩值

仁宗睿皇帝飭議海運公見余初議及高蒙泉海運備採

以爲可行與中丞章公議不合沮不得上今年適以調任
陞見在都言之滿尙書某公事得上達公處事慎密懷公
忠體國之忱而不顯其迹取友必端言不妄發公之賢可
知則尙書之賢可知兩公公忠體國之忱與英公志同道合
合相得益彰衆賢聚於

本朝斯

國家無疆之福所永賴哉

海運北壩交兌議

海運之事惟北霸交兌最難以沙船耆舵過於畏蒞也畏挑斥羈畱致誤關東豆汎也爲沙船計者曰但得他人代往交米沙船僅管運送至津俾得隨到隨卸隨行則水腳之多寡可不計也於是籌海運者曰宜用運丁爲其與北壩熟習也則州縣必照舊予運丁以津貼也必於津貼之外增沙船水腳也夫州縣出賠費而沙船得速行已屬非計而運丁者以河運爲業者也其不樂海運之利便者情與勢也卽不止仇敵相視而不休戚相關者亦情與勢也則沙船抵津必多方勾串書吏花戶經紀以難沙船公然不敢難也則暗中設法難之或羈畱駁船使不得源源接

濟或壓攔回照使不得及早開行或故使人與之尋衅索
逋毆訐打降嫖賭酌酒甚而結訟明以困運丁而暗中實
以難沙船既由運丁交兌則沙船被羈不能向官府陳訴
也卽陳訴而官府有詞以謝也必致沙船傾箱倒篋以濟
運丁逮至開行而關東之豆汎已誤則運丁交米之無益
於沙船且有碍于沙船如此也於是爲變計者謂宜州縣
派人自交夫州縣以中缺計漕米約五萬石須沙船五十
隻每船一人須五十人州縣安得有如許心腹幹練之人
則或酌派數人使乘沙船往耶無人之船或先到有人之
船返在後或十日或半月不可料也則未到之日皆先到
船隻停泊以待之日也或使由陸路往則米未上船人心

先行所派之人賢愚不一卽得其人而州縣肥官漕務利
藪北壩之人所欲得而甘心也久矣其需索刁難必視運
丁有加費用大而賠累多其究竟終歸于虧空庫項而受
其刁難勒指之日皆沙船守候待兌之日設遇不肖其智
計未必出運丁下則州縣派人交米卽無碍於沙船而實
無益於沙船如此也則莫若委員夫厯年河運各帮有運
弁各府有通判各省有糧道官非不多而北壩交兌仍以
責之旗丁刁難勒指官未嘗過問并亦不能過問不敢過
問也而旗丁者不盡在船也南北兌運包與舵工則舵工
者旗丁出官代駕之人與旗丁無異也彼舵工雖交米而
所以交者舵工不能自爲政也每帮有熟悉南北辦事旗

丁數人出承其總，所謂尖丁是也。費用若干，照舊章而損益之。各船以所得於南者分肥焉。設有彼此爭較，則官不過使旗丁多出錢與北壩，得早交餉，買靜求安耳。而北壩之花戶經紀，口不言錢也。惟以米色爲詞。米色之美惡，無定也。錢至則糠粃皆精粳也。錢不至則珠玉皆泥沙也。言米色者曰：乾圓潔淨。夫乾與潔淨，米之所能也。圓則米之所不能也。爲經紀花戶者曰：即使粒粒珍珠，亦須打眼錢。是運丁在南所以訛州縣而苦百姓者也。是慎重米色者，功令所以重

天庾而若輩卽以爲挾制取財之具。是以米色愈重，苛索愈多，而米色亦愈壞。勢相因也。若沙船運米，委員往交，不

過坐待河干互相觀望。委員之任事者，不過明爲出力，公牘稟呈，暗爲調停，歛錢給費，其不任事者，不過拚一官以殉之耳。是委員之無益于沙船，又如此也。然則海運終不可行乎？曰：是又不然。我

朝自康熙中開海禁以來，船商食

國家之福者，百四十餘年矣。小有轉輸，畏難推諉，此船商所不敢出也。則莫若推究其利弊之極，而權衡之。北壩之費，歷經內外臣工條奏，雖不盡不實，每船約在百金內外。每石之費，約及一錢有餘。江蘇漕糧正兌本有加四耗米，二五之耗，隨正歸倉；一五之耗，隨船給丁；改兌加三耗米，一七之耗，隨正歸倉；一三之耗，隨船給丁。浙江漕糧正兌

耗米與江蘇同改兌耗米亦係加四一七之耗隨正歸倉
二三之耗隨船給丁夫運丁於屯田領欵贈五行月之外
又加以每石若干之耗豈真倉中之鼠飲啖倍常哉亦以
調劑旗丁云爾今沙船載米數倍於糧船而行走便捷期
實速於糧船水腳之外耗米全給沙船未免過多則莫若
卽耗米之數而酌分之以一斗給與沙船除浙江杭州府
屬各縣江蘇常鎮兩府屬各縣距上海較遠歷來津貼旗
丁幫費亦較輕五升之耗擬歸州縣貼補水腳外其餘州
縣照現定價徵收折色解糧道庫仿照輕費之式解倉
場衙門以作天津剝船水腳及北壩一切不能減少之費
則以一百七十八萬石計可得耗米二萬餘石北壩得此

不毋小補而沙船於水腳之外得有加一耗米除實在折耗外似亦尙有盈餘卽北壩有一二萬不能省之費用亦可於此挹注不致耗及水腳於公於私似皆有益其北壩如何預備北倉共有若干如何存貯駁船共有若干作何給與水腳沙船到天津何處停泊如何次第起駁至遲不得過幾日投文領批至遲不得過幾日何處設立總局委員如何給與薪水書吏如何給與紙張花戶經紀如何給與飯食以及一切蘆席蓆袋油火燈燭之需均應奏請勅下直隸總督會同倉場侍郎籌議章程咨商江省請旨遵行仍請

欽派公正御史一二員稽查沙船到津及起剝開行日期

按幾日具奏一次何處壓攔許董事帶同船戶具稟稽查
究辦似此情法兼行或可不虞掣肘抑更有請者驗米者
所以核實米色而沙船載運糧食客貨從無驗色之事非
舵水盡誠實也巨海汪洋風汛利便不須停泊既無偷漏
卽無短絀自無攙和祇須在南不收潮米至北自然不致
霉變此次試行之初在南實成糧道親驗米色在北應請
暫寬一切科條尤以秉公驗收不挑斥米色爲第一關鍵
少有霉變尙堪食用者另厥存貯先行按成搭放萬一竟
有收藏不慎一倉之中有發變結成巨塊顏色青黯不堪
食用者該船戶耗米寬餘或同鄰船協濟抵補足額者
無論否則短缺之數於批回註明會總咨覆於公局存貯

提釐銀兩內買補下運帶交如海運停止卽行交價無款
可籌再行奏請豁免不收之米船戶或在津糶賣或帶作
回空食米聽其自便此次試行之後或有章程未盡妥善
應另籌議者隨時斟酌更止以期無碍再行至耆舵不諳
文理不嫻公事或公延一二董事出官代爲經理亦聽其
便似此分別定議沙船或不致畏蒞而海運得以安行河
漕可以並治矣

漕船遞年減造議

天下無積久無弊之法，法日積，弊亦日積，法名存而實亡，則法胥化爲弊，更立法以制弊，而弊之中人者已深，弊不可去，法終不可行，則法窮，窮則變，變則通，易道也。卽萬世不易之常道也。今日之漕運是已。

國家因前代之法，轉東南之漕以給西北，百八十年於茲，不可謂非良法，而以爲窮而宜變者何哉？

國家立法之初，期於正供之外，絲毫不以累民，故漕船一切費用咸取給於官，率二十金而致一石，而河工之費不與焉。故運丁之需索有禁，州縣之浮收有禁。今運丁以北壩需索爲詞，取之州縣，州縣以運丁需索爲詞，取之百姓。

而北壩則曰吾因運丁取州縣分肥焉。運丁亦曰吾因州縣取百姓分肥焉。其浮收於百姓則一也。東南糧重浮收之弊民情漸不能堪。吏治民風士習因之日弊。津貼幫費久已。

上聞而州縣猶爲運丁出結曰並無需索。是上下相蒙也。是積久相沿以爲固然。一成而不可變也。近年則水手訛運丁矣。索加身工糾衆毆官。習以爲常。恬不爲怪。有一船加至一二百金者。有一幫加至七八千金者。本年則嘉白幫水手殺人無算。當官府前支解人而莫敢誰何也。湖南幫水手毆傷幫官。兇手已就縛。而江西幫水手劫去之而莫敢誰何也。猖獗之狀漸露端倪。履霜堅冰不可不防其。

漸宜乘暫停河運之際減造漕船減造之船卽將水手散遣遞減五年可以散遣一半或應造漕船每年減造一半則遞減十年亦可減造一半加以新造之船量爲收小二成則水手亦可減十成之二以次漸減其勢漸衰始可申明舊章加以官法部勒蓋漕運章程以幫官約束運丁以運丁稽查水手今倒行而逆施也久矣水手之在漕船年貌姓名皆詭託也腰牌冊籍皆具文也責之旗丁旗丁不知問之舵工舵工不識有事必告之攬頭攬頭者亦稱薦頭一船水手之領袖或數船之領袖也攬頭之外另有二種一曰老鸛老鸛者老官也卽老菴也一曰拜師則所隸咸稱徒弟卽新菴亦稱潘菴也潘菴之先本潘姓老菴之

先本翁錢二姓，蓋漕船北運之初，此二人沿途爲人治病，捨藥諷經祈禳，勸人持齋守法，死者斂錢瘞之，久而相率販依。迄今翁錢兩姓之徒，尙守其教，曾經犯案及滋事之人，皆不收錄。所隸水手，尙聽約束，是名老菴。潘菴則飲博淫盜，一切無禁，故人樂從之，積惡之猾賊、叛案之逸犯，日久稽誅之巨盜、殺人亡命之凶徒，胥混蹟焉。是老鸛所部賢於拜師者矣。而本年嘉白幫行凶殺人者，卽老鸛之徒，則皆不可恃也。以糧船頭艙爲巢穴，器械贓物無所不有，宜乘此設法澄汰之，酌給盤費，俾其自散。安分者存記之，以待再用。兩案滋事首犯，案主名而次第捕之，按例行法，以示炯戒。而或以聚衆激變爲慮，不知懲治則變速而禍。

小姑容則變遲而禍大停運一年之後仍須河運以每船
二十人計每年減造二百船不過減去四千人此四千人
中非盡不安本分也先於一年散遣明諭以下年減造則
亦可各自謀生也他船水手有出缺者仍許於若輩中選
擇僱用則亦非全無餘望也況若輩所敢於滋事恃以無
恐者糧船耳一離糧船卽若禽獸之失其巢穴雖猛鷲無
所用之卽有一二不逞之徒

國家全盛之勢何難卽時懲辦若畏蒞而養癰焉則江浙
膏腴淮揚咽喉山東腑臟江廣肩背使若輩以

天庾爲泰山之靠以糧船爲城社之憑疾疾中於腹心禍
患伏於肘腋此杞人之憂漆室之懼所爲憂心如焚而不

能自己也